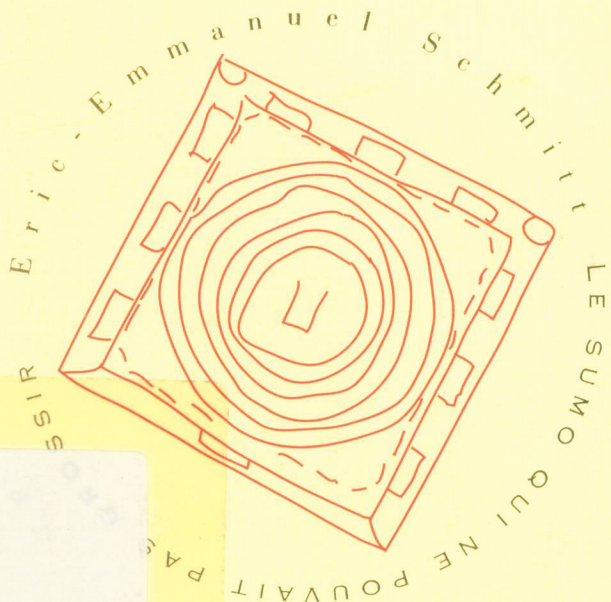


Eric - Emmanuel Schmitt

长不胖的相扑手

埃里克-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
罗顺江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长不胖的相扑手

埃里克-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罗顺江 译

LE SUMO QUI
NE POUVAIT
PAS GROSSIR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不胖的相扑手 / (法)施米特(Schmitt, E.-E.)著;
罗顺江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11
ISBN 978-7-5327-5754-1

I. ①长… II. ①施…②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0483 号

ERIC-EMMANUEL SCHMITT
Le sumo qui ne pouvait pas grossir

本书根据 Albin Michel 出版社 2009 年法文版译出
© 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09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10-588 号

长不胖的相扑手 Le sumo qui ne pouvait pas grossir	ERIC-EMMANUEL SCHMITT 埃里克·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 罗顺江 译	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柴昊洲
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字数 24,000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754-1/I·3402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64511411

当年，我形销骨立，细高单薄，津昇民每次从我面前走过，都会惊呼：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真恼人！从正面看，我像晒在柴火上的鲑鱼皮；从侧面看……从侧面看不到我，孕育我的方式只可能是二维的，而不是三维。我有如一幅平面画，缺乏立体感。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起初，我没有反击，因为我自己就瞧不上自己。我时常臆想有人用种种方式伤害我：尖刻的语言，丑陋的

表情，可恶的姿态。后来，我又时常发现自己搞错了。对此，我有过诠释，有过曲解，甚至有过幻想。我认为，这是一种妄想狂，大家就是这样称这种反复出现的幻觉的。是啊，我除了患有厌恶症外，还有妄想狂。

“淳，冷静点，你在糟蹋自己。”我暗暗告诫自己，“这老跛子不可能讲这样的话。”

津昇民第三次走到近前，没必要详述我耳朵如何高竖，就像守门员面对射门分开双腿时一样专注。我断然不会漏掉只言片语，哪怕那个白痴声音压得极低的埋怨都能捕捉得到。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“滚蛋！”

这下，我再无疑惑，听得真真切切。

他呢，则完全相反，好似没注意到我的回击：面带

微笑，踱步前行，浑如我没有反应一般。

第二天，他停下脚步，大叫起来，那表情像刚完成发明的人似的：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“你脑袋有病，还是怎么的？”

没法摆脱这家伙！嗨，他每天都要重复这句话。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“管好自己吧！”

自从那次顶撞之后，我每天早上都依据自己生气的程度，变着花样回敬他，比如：“老爷子，戴好眼镜再出来，要撞墙啦！”“那些送进疯人院里的人都没你病得厉害！”甚至说：“别惹我，否则打掉你最后三颗门牙，再逼你吞下去。”

津昇民毫不在乎，摇头晃脑地继续前行，愉悦平

静，毫无表情，哪怕我恶语相加。老王八，我感到好似与一只王八讲了三十秒钟话。这家伙满面皱纹、脸黄无须、小眼深陷、眼睑耷拉。对，就是王八。他那干燥的脖颈扛着沉重的秃头，又缩回那完美的厚浆衣服的内层中，即坚硬的龟壳里。我终于开始琢磨，什么毛病搞得他不断地重复相同的话。他瞎了，聋了，傻了或是蔫坏？与他打交道，全是些缺陷问题，多得难以做出选择。

你肯定会说：我每天早上只要不去那个十字路口，就可以摆脱他。然而我只能这样，没有选择。我十五岁了，得糊口谋生，尤其是我还无依无靠。埃卡拉特街角有一幢粉砖建筑，那儿发行着日本最荒唐的照片小说。这是个战略要道，恰好位于地铁出口和公交车站之间。我如果不杵在那儿，根本没有机会赢得那么多顾客来买

我的商品。

事实上，这个津昇民唠唠叨叨、弱智得率真，确实也搞得我困惑不堪。我不禁转念想起那些精明人。他们倒是好心，成天到晚用类似的问题轰炸我：“你这个年纪怎么不去上学啊？”“家里人知道你在这儿吗？”“没有父母照顾你吗？他们去世了？”这么多问题，合情合理，准确具体，我却懒得回答。

哦，有时候会冒出另一类问题：“卖这些东西，你不觉得臊得慌吗？”对此攻击，我早备有回敬之语：“不，买这些东西的人才臊得慌！”然而我从没这样回答过，因为这样做有风险：我可能失去买主。

总之，这位发现我有巨人潜质的津昇民，他也有自己的“优点”：前行时神情恍惚，想西走东的。在东京这座城市里，人们奔向同一个方向，人人都彼此相似。然

而，他好像是这座城市中的另类。这还不足以让我承认我对这种性格有着好感。不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人，但这种性格至少稍稍淡化了我的反感。

有件事我得明确告之：我那时候正患厌恶症。我受不了这混沌浊世，包括我自己。要是医学发现了我的病例，那才是有诱惑力的课题呢！我厌恶四周的一切。有什么东西能吸引我呢？一切都令我生厌：生活令我发痒；呼吸令我烦躁；环顾四周，我恨不得用头死命撞墙；观察世人，我恶心欲呕。与他们交流，我难受得满身长斑；见识他们的丑陋，我会冷颤不已；与他们往来，我气急得快喘不过来。至于说与他们近距离接触，哪怕有这种念头，我都可能晕死过去。简言之，我根据自己的毛病来安排生活：告别学校，拒绝交友。我做买卖不会口沫横飞。我填饱肚子也用工业食品：罐头、汤

料包，吃东西的时候独自缩进工地的木板墙内。晚上，我睡觉的地方人迹罕至，恶臭冲天，因为我执意要单人独睡。

甚至动脑筋想事儿，我都会浑身疼痛。琢磨事情？毫无用处。追忆往昔？我会避免……展望未来？我也会回避。我早已斩断了过去与未来。或者说，我至少努力这样做……尽快摆脱回忆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它充斥着苦难的记忆。但是，要拒绝追梦美好的未来那就复杂多矣。不过，一旦我意识到这些不可能成真时，我就会拒绝让自己想入非非，因为我知道梦醒时分是痛苦。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这个星期一我怎么了？我没回答。我深深地陷入可怕的思绪之中，没有注意到津昇民的到来，没注意到他停下脚步、他的关注、他的话语。

他猛地高声重复：

“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。”

我抬眼看着他，他注意到我刚刚听到他的话，执意说：

“我向你保证，我发现你有巨人的潜质，你为何总不信我？”

“听着，老王八，你絮絮叨叨的那些废话关我屁事！我不想同人讲话！太累人了，会累得虚脱的，明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病了，厌恶症！”

“厌恶什么？”

“整个世界！”

“什么时候得的病？”

“厌恶症据说是突发性疾病。某天早上醒来，嗨，

你突然发现自己患上厌恶症。这种说法才是超级傻话！在我身上，厌恶症是慢慢滋生的。初次发病的准确时间根本无法确定。我只是现在才感觉到了异样，然而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啦。”

“我明白……我明白……”他喃喃而语，状似行家。

“不，你明白个屁！没人了解我，更别说你了！你明白什么啦？胡说八道！”

“你的厌恶症？”

“不，笨蛋，说我有巨人的潜质！”

累死了，整整半年我都没讲过这么多话。为了制止他的纠缠，我卷起厚厚的运动裤。

“好好看看，老王八，我膝盖骨比大腿还粗呢！”

那时候，我为自己这对膝盖而自豪，因为它们丑陋、畸形，与身体极不协调。鉴于我憎恨自己，也就不

能容忍自己，只有身上畸形的部位除外。我几乎在不知不觉间，形成了叛逆的穿着风格，用来炫耀身体缺陷：佝偻病，膝外翻，喉结突显。

“瞧瞧，老爷子，我看上去像只架子鸡，骨架倒大，就是没肉。”

津昇民面露赞许。

“骨骼粗壮，恰好证实了我的推测，你的确有巨人的潜质。当下它尚在蛰伏之中，须唤醒它，饲以养分，它便能茁壮成长。”他大声说。

“闭嘴，巨人有什么好，我怎么没发现？”

“哦，没发现？你更喜欢骨瘦如柴？……你喜欢瘦骨嶙峋吗？”

“我快要吐了！没听见吗？我得了厌恶症，厌恶一切！我已经这样讲了，难道还不清楚吗？”

我那张嘴独自喋喋不休。我连忙咬住嘴唇，才封住它不再叨叨。我为什么向这古怪的家伙讲出心事呢？我怎么了？倾诉欲吗？难道这慢性发作的厌恶症还没折腾够我吗？……

他递给我一张票。

“拿着，去看场比赛吧。”

我不假思索地推开他的手，类似慷慨的举止，我本能地厌恶。

“不要。”

“你拒绝，然而你不知道我给你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想要。”

“真遗憾，那可是精彩比赛。”

“什么比赛？”

“相扑比赛。我负责一所运动员学校，有许多了不

起的相扑冠军将于本周六来本地决战。”

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事儿，我笑个不停，发自肺腑。如果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话，那就是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看什么相扑比赛。在日本，那玩意儿是我最厌恶的东西，愚蠢之至，恶心程度比富士山还高。

“四百来斤肥肉耷拉成堆，盘着发髻，几乎一丝不挂，只用一条窄丝布兜裆，在一个圆形赛场内角力。多谢了！要我去看这些肉墩墩扭做一团，白白送票邀请怎么够呢？还得给钱，给很多很多的钱，贵得很呢！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要多少？你要多少钱才肯去看相扑联赛？”津昇民就是执着。

认真的家伙。他在口袋里翻起钱来，神情泰然，这

老爷子，佩服！我用近乎温和的口吻低声说：

“别坚持了，老王八。你没办法说服我。你如果想帮我，买点东西吧！”

我指了指脚下放在柏油路边、陈列在布巾上的货物。我厌恶人类，但却待在行人如织的地方，这就是理由！他瞟了我一眼，咕哝说：

“哦，不，买这类玩意儿，我会臊得慌。”

这一下噎得我无言以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他不理会我的建议，看了看手里那叠皱巴巴的钱。

“拿着，我身上就这么多了。”

他把钱冲货摊上一扔，接着小心地放下入场券，转身远去。

他来这么一手，我惊得愣愣的。接着我确认无人目睹这一幕，随后躬身，拾钱，揣兜。奇了怪啦，我怎么

会为白白搞到这么些钱而几乎心生羞耻呢？

为了驱赶那种不爽的感觉，我抓起入场券撕成碎片。“不去，我就不去看你的相扑比赛。不去，老王八，我身上根本没有巨人的潜质。不去，老头子，你永远收买不了我！”看到手指撕出的片片纸屑，我又拾回了我的自尊。

随后几天，好些事都冲我而来。出于生意需要，我决定换个地方卖东西，没料到却惹来一连串的倒霉事儿。我找了种种借口，说服自己换个地方。事实上，这样或那样的借口都是用来掩盖唯一的真实理由：逃避津昇民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我只是在事后才搞明白。当时的我魔性附体……

第二天，我在新的街区选定地点，摊开货物，大道上人流如织。